

人间物语

忆林

除夕,夜空潮红

| 马汉文 |

1984年除夕,在家吃过年夜饭,我骑行半小时去5公里外中山路118号的报社值班。一条上下班走得熟如掌纹的线路,却因时节的缘故而走出了陌生感。平日该是车来人往的大街,此刻寂静得如同潜泳在水底。我独自行驶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只有哪家早已按捺不住的小孩,偶尔往窗外扔出一小根鞭炮,孤单的炸响拖着悠长的回声,丈量出天地间那种触摸不到边际的寂寥。于是,心在阒然的水底迅速上浮、膨胀,并有炸裂的趋向。

值班,是所有单位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安排。可是大年夜的通宵值班,安排起来总有些尴尬。张三说要回老家探亲,李四称恰逢老父七十大寿,反正人人都有理由。同部门的安健却揽下了除夕夜值班的活,并嘟着胖嘴讪笑,引诱我将值班调至大年夜陪他一起值班。他抛向我的诱饵是总编办有一台大彩电,我俩可横七竖八地看春晚,那可是央视才创办第二年的大型节目,是全国人民除夕必享受的精神大餐。当时大多家庭还没彩电,我家只有一台请朋友组装的黑白电视机。其时才二十出头的我,与他同样横竖没必需的酬应和陪伴,就爽快允了。

安健是位赫赫有名的体育和文化记者。不拘小节的他,在办公桌一侧拉一块布帘,架一木床,就长年累月地起居在办公室了。编稿读书、会客交际、打呼睡觉,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做的事,都在此“一锅烩”。号称“坐拥书城”的他,还将好多书籍、报刊堆放在狭小的办公室。这在报社楼上楼下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下的写字楼里更是绝迹的。对他擅自改变办公区域功能的这一貌似不合规的操作,总编辑尤纪泉不仅宽容,还对他全天候的工作状态更是赞许有加,每每面对这位敬业的部下总是眼露慈爱。因此,安健值班是睡这,不值班也是睡这。见他胖嘴角挂着一丝诡谲的笑,我猜想他为能成功诱感到一位过除夕的伴,必是暗自得意了好一阵吧?

中山路报社办公所在是一幢三层的青砖小洋楼。传达室平常有两位老阿姨日夜轮班,此时都回家去过年了,故而门窗紧闭,一团漆黑。两位之中,一位董阿姨是大画家董欣宾的胞姐。同事们去传达室寄信、取报刊,或者进出大门时,都喜欢与两位慈眉善目的老阿姨寒暄言笑。有人问,晚上冷清厌气吗?怕吗?董阿姨压低了嗓音,煞有介事地说,晚上闹猛哦,楼里有白影子飘进飘出的。暑天,屡次赶完稿子晚了,我就懒得回家,在厕所用自来水草草冲个澡,就在办公室的广漆地板上摊开草席睡一夜,从没见过董阿姨所说的。唯有的惊吓,是近距离目睹大蜈蚣在地板上扫帚扫地般地窸窣爬过,惊得我草席上触电般地跳将起来,鸡皮疙瘩落了一地。

报社值班分两种。一种是新闻出版一头的,得编稿组版,处理电讯,校对稿件,赶时间付印版面等。节日若是休刊,就不需要这方面值班。还有一种就是行政值班,负责安全,接待来访,接听上级领导机关和读者的来电,处理突发事件等。那时媒体在百姓中威望高,百姓遇事通常找报社。每天给报社来电投诉有关部门、求助于报社、咨询求教的电话不少。

安健拉我参与的这次值班,属于行政值班。在报社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巡

查一圈后,我们来到二楼总编办,打开大彩电,摆好座椅。电话响了,我接了那夜唯一的读者来电。一名位于堰桥的女性询问,梅花开了吗?从堰桥到梅园如何走?她明天一早要去梅园赏正月梅花。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更没电子地图和导航,就只能凭着方位给她指了一条大致的线路。

20时整,春晚开始。鸾歌凤舞,格外热闹。节目间歇,男女主持人轮流播报一大串名单,什么首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小岗村农民、驻守喀喇昆仑山边防的边防战士等等发来贺信贺电,向全国人民拜年。一会又是一大串驻外使馆的名单,也是拜年。屏幕下方的游动字幕,不断滚动着各行各业拜年的内容,还不断插播阵容庞大的接线员在接听各地电话的画面。见此情此景,我们两个值班人员居然漫不经心地就替报社决定:以报社的名义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拜年,借此扩大无锡日报的影响力!说干就干,立即拿起电话拨通113长途台。那时候程控电话还没普及,长途电话需先拨打长途台,继而由人工接通对方后再回拨到我们的电话上。

长途台话务姑娘一听是给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组打电话,立即来劲。首先,对我们同样是值班却能收看电视的景况,感到无比的羡慕忌妒恨,说:你们太幸福了,值班竟还能看春晚啊!其次是表示一定尽快帮我们接通电话。我们等了半天,节目过了不少,又是插播现场应接不暇地接听观众电话的场面。看得我们心急火燎,就打电话催长途台。话务姑娘说,北京的线太忙,一直在拨打就是插不进去。姑娘恳求道,能不能别挂电话,虽看不到电视,就让我听听吧!我一定帮你们尽快接通。我们就满足姑娘的心愿,将话筒放在离电视机最近处,让她听电视。

“通啦通啦!”话务姑娘突然大呼小叫起来,终于帮我们接通了春晚现场。我们惊喜得变了腔地冲着话筒说:无锡日报给全国人民拜年,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是满怀期待地盯着屏幕等待欣喜一刻。可是又播报一大批打去贺电的单位,游动字幕持续滚动着,直到晚会结束都没瞧见无锡日报的一点影子。这时才如梦初醒。嘿嘿,我们毕竟是太年轻!

当李谷一的《难忘今宵》惆怅地唱响在一年的最后时刻,就成为旧年的句号,又是新年的开篇。室外,此起彼伏燃放起炮仗。我去三楼露台感受爆竹连天的声势,仰望夜空,暗沉的底色中微微泛红,犹如少女羞赧脸庞上的潮红。

光阴荏苒,到后来除夕夜我不再守在电视机前度过,有时即使为了节日的气氛开着电视,也很少注视了。即便这样,除夕的夜空却是每次必瞻望的。乙巳春晚在无锡设分会场,卡着时段节点观看了江南元素的展现,看着就想起42年前值班的那个夜晚。此刻,与屏幕同步,鼇头渚分会场方向升腾起缤纷焰火。我起身,习惯性地去阳台仰望天际,天色依然是少女赧颜般的潮红。固定为春晚压轴曲目的《难忘今宵》,至今已连续回荡过42个除夕的夜空,歌声也步入了中年。当“今宵”被标上“难忘”,其实“今宵”就已冻凝成了记忆。尽管夜色里还是那一抹红晕,歌还是那一首歌,而遥望夜空、聆听歌曲的我们,已不再是当年的我们。

锅不热,饼不靠

| 苏久华 文 |

有的东西有时准得怕人!这不是要说公鸡打鸣或者是麋鹿脱角,而是要说小老三手上那一年一茬的冻疮,只要一发痒,西大河的最后一块浮冰就会融化,河滩上的萋蒿就会一点一点地把堤岸染绿,芦苇开始抽芽,远在天边的河豚此时也就要逆流而上,从大海洄游到江河里来了。好像整个乡村季节的奥秘,都隐藏在了小老三的冻疮里。河豚怕是游不到这里吧?里下河深处的村庄距离大海实在太遥远了,他不知道河豚是啥滋味,但桃花一开螺蛳肉就肥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时令。娘说过:是人都会出错,只有时令不会出错,时令就是老天的命令,老天的命令没有人可以违抗。小老三是在西大河用“趟网”(一种渔具)捞螺蛳的时候才猛然间想起那首诗的,看着鱼篓里的河蚌、螺蛳、昂刺鱼,还有几十只刚出水的噼啪乱跳的河虾,再看看数点桃花在一汪春水深处忽明忽暗地闪动,苏东坡这个名字倏然击中了他,小学课本里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也无由地从嘴里蹦了出来,要不是扑棱而起的水鸟打断了他的吟诵,他可能还会续上一句“暮春者,春服既成”。

只要踏上乡野的田埂,一年四季总有那么几首固定的诗词会从脑袋里蹦出来,就像正在玩命抽芽的芦苇,春风一吹挡都挡不住:夏天会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秋天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冬天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他的四时田园杂兴,也是属于他的“时令”。也不知道是他的朗诵惊动了水鸟,还是水鸟惊到了他,此刻他的“时令”被惊飞的鹭鸟打断了。

要不是出门之前娘说,晚上除了烫饭粥还会做摊米饼,烧螺蛳、煮杂鱼,他还会沉醉在这早春西大河边的落日余晖里,准备把沉睡在记忆河床深处关于春

天的诗歌像螺蛳一样一首一首地“趟”上来。远处的炊烟已经漫过树梢,弥散在村庄上方,像一层黛色的纱帐把偌大的村子给罩住了。“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背着鱼篓肩扛趟网急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又“趟”到了一首。

到家时正巧赶上娘在准备摊米饼。

“回来得刚好。小老三!烧火,摊饼!”

“紧几个芦柴把子。锅不热,饼不靠!”

果然“明前螺蛳赛大鹅”,再加上米饼配杂鱼,鲜得令人目眩神迷,他认定这就是饕餮大餐人间至味!

那个夜晚,夜幕低垂,月轮初上,偌大的月亮悬挂在湛蓝的天幕上,越看越像母亲摊下的米饼。锅不热,饼不靠!都说高处不胜寒,这轮大大的米饼是怎么靠上去的?

后来,小老三就是带着一叠娘亲手做的米饼,踏上外求学的路途的。米饼被纱布包裹着,层层叠叠得像保护婴儿的蜡烛包。

“出远门一个人在外面,人要活泛。要记住:锅不热,饼不靠。”这是临行前母亲敲下车窗叮嘱的最后一句话。

多年后,他仍旧没有参透个中三昧:需要什么样的热度才能让他这张米饼紧紧地贴住异乡生活这口难以捉摸的大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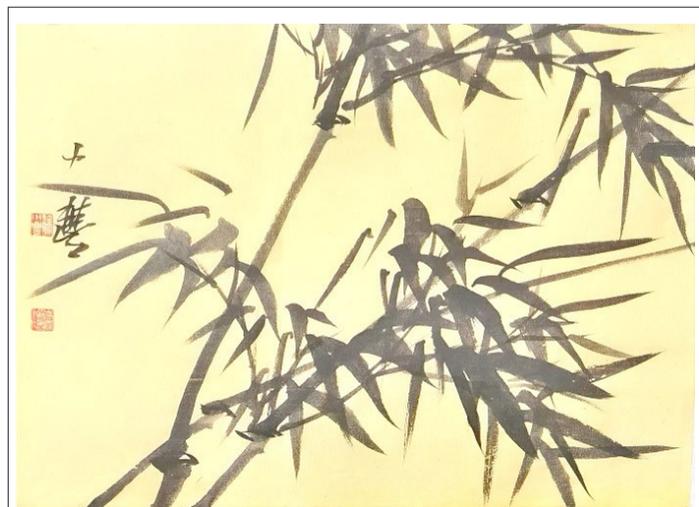
锅不热,饼不靠!是不是包含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意思?

锅不热,饼不靠!是不是包含了“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意思?

锅不热,饼不靠!是不是包含了“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意思?

随着日子越攒越多的问号,像儿时夜晚的漫天星斗。

“锅不热,饼不靠。”多年前娘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就像一口热锅紧紧地抓住了他。



清气

国画 徐小丰